

读万卷书,还须行万里路,这是人类生存智慧宝库中,压箱底的智慧之一,就因为生活中总会和她不期而遇,并始终给人以老树发新枝的惊喜。

这是普遍的体会。对于我,最深刻的一次,是贺兰山给我的。

贺兰山,因岳飞《满江红·怒发冲冠》而使中国人熟知,“踏破贺兰山缺”也成了爱国精神的典型表述。尽管中国十大古战场名录中没有它,我却始终因为“缺”指的是平地而把它看成了战场。那年,我到银川开会,必定要去瞻仰的地方就是这里。直到

徒步登山,到了建于两山夹峙的山坳中的“三道关”的头道卡,“缺”字的意义便恍然了。万马奔腾一般的群山,处处都是峭壁悬崖,它在黄河河套

这是多么艰难!贺兰山就是报国图强意志的试金石。它之所以名压重镇,就因为爱国者这种不屈不挠誓死拼搏的进击精神,这正是这首经典成

为经典的原因。如果不

到这里,恐怕

永远领悟不

到这一精髓。

教我叹

服“读万卷书”还须“行万里路”的,还有扬州的瘦西湖。

瘦西湖,按文字记载,最早见于清初吴绮的《扬州鼓吹词序》,“城北一水通平山堂,名瘦西湖,本名保障湖。”至于以一个“瘦”字,赋予了与杭州西湖双美争妍的美学地位,却是乾隆元年(1736)钱塘诗人汪沆的一首诗。那年,汪沆慕名来到扬州,享受了市井的繁华,领略了这一美景,不由得与家乡的西湖作比较,赋诗一首云:“垂杨不断接残羌,雁齿虹桥俨画图。也是销金一锅子,故应唤作瘦西湖”。在古代,以文科为主的社会模式,可以歌唱的诗词的影响力与传播力,是很强的,何况是带着这般粉红色的故事。于是“瘦西湖”便传开了,并因此获得了“园林之盛,甲于天下”之盛誉。

我脑子里就是装了这些“本本”,踏上了扬州这一张“名片”的。可是,身临其境,不觉从心底喊出了一声:不对呀!细究其因,方知数百年来,世人不仅误读了汪沆,还因误读,忘了追索最初以“瘦”命名此湖的原意了!

不错,她与杭州西湖一样美,个性差异,就在这一个“瘦”字。但绝非汪沆所写的扬州美女将她堕落成了“销金一锅子”,把风流才子的荷包搜刮干瘪了。殊不知,来自山明水秀的钱塘江畔的这位文人,到了此地,第一感觉肯定和我的感觉一样,就是“瘦”!这种“瘦”,完全是有湖光碧水而没有山色相衬的那种单一!山因水而显丰采,水因山而得妩媚。有水



出身于复旦的吴正裕,曾是我的学生,后来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第一编辑部主任,从事毛泽东研究,并且参与了《毛泽东诗词集》的编选出版工作。

1994年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,他担任副会长,我也担任常务理事,这样一来,每逢开年会和理事会,我们能相聚在一起,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。

正裕浓眉大眼,一副敦厚的样子,操着一口乡土味颇浓的宜兴普通话。我虽是他的老师,但我俩同岁,因此我就把他当朋友,但他仍然执拗对我持师之礼,我叫他喊我“老吴”,他依旧称我“吴老师”。不但称呼如此,在行动上,他也处处尊重我,处处照顾我。

乘开会之机,近年来正裕陪我游览了许多文化胜地。他陪我到韶山拜谒毛泽东故居,也陪我上井冈山眺望黄洋界风云和茨坪灯火;他陪我走进贺兰山浏览万古岩画,也陪我到山西石楼瞻仰留村货栈这一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的诞生地。山山水水,留下我们亲密的足迹,也见证了我们不变的友情。

毛诗会活动以北京居多,每次会前会后,正裕总会陪我逛逛我喜欢的地方。我俩去琉璃厂翻书和观画,我俩去游大栅栏,吃老北京炸酱面,并到老舍茶馆品茗,最难忘的是一次逛什刹海附近的胡同群。那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春日下午,正是小巷斜阳的温馨时分。我和正裕慢慢踱进一连串的胡同,看着那灰瓦青墙的院舍和形态各异的门楼,我们仿佛走进老北京的深处。我随口问起正裕来北京多少年了,他叹了口气说,从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也有几十年了。不过风云多变,调来调去,直到近几年才算安定下来。他停了一会儿又说,本想沉下心来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文化工作,却耽误了许多岁月,“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”。我心有同感,感慨一番后说:“如今总算好了,得加倍工作,把时间补回来。”正裕说,忽从远处传来一声悠长的吆喝:“切糕了,卖黄米面切糕了!”原来是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小贩在叫卖。胡同静悄悄,只有这吆喝声在空中回荡。这在我儿时常常听到的叫卖声,一时间把我带回遥远的年代。

叫卖声渐渐远去,胡同又回归了宁静。我们边看边走,正裕指着那些房舍说,这里住户都是老北京,有的已是几代人了,一百多年来,他们经历了无数的风吹雨打,承受了数不尽的苦难,每扇门里都有一本悲欢离合史。正裕说到这里,心情有点激动,他望着我的眼睛强调地说:“这里每个小院里都跳动着一颗平民心啊!老百姓只求生活安定,社会和谐,国家富强,能够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地过日子。”我连连点头称是。正在这时,忽然旁边一扇门打开了,传来一阵清脆的鸟鸣。我俩过去一看,悬在空中笼子里的黄雀在欢乐地鸣叫,一个老爷子拿着水壶在给墙角的几丛鲜花浇水,小院内绿树满荫,紫藤架上灿若云霞,老爷子笑着邀我们进内坐坐,我俩连忙道谢,顺口讲了一句:“老爷子好福气呀!”他连忙笑着说:“托福,托福!”我们向他告别后继续走过去,忽从身旁飞过几辆三轮车,原来都是来逛北京胡同的老外,他们看到我俩,都高喊:“很好,太棒了!”正裕听着他们的笑声,说了句:“他们为着寻梦而来”,“寻旧梦,也寻新梦!”我补充了一句。说着,说着,我俩已走到胡同口。正裕拍拍我的肩:“吴老师,现在我们去九门提督。”我愣了愣,他连忙解释说:“这不是衙门,是什刹海一个北京风味小吃广场。”“走,我最爱喝杏仁茶和吃驴打滚啦!”我俩都笑了起来。

临去秋波,我和正裕又深情凝视了一会儿那逶迤漫长伸向历史深处的胡同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“缺”与“瘦”之得

——“行走天地之中”之二十二

俞天白

平原上的险要,对于我方,远胜于铁壁钢墙;对于敌方,荒凉险峻到这地步的阿拉善高原,却是易守难攻的门户。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势下,岳飞率军要“踏破”它,绝非“守”,而是“攻”,“攻”方能“雪”靖康之“耻”,“灭”我等“臣子”心头之“恨”,

在书柜里,我一直珍藏着一本1978年出版的高尔基《我的大学》。这是那些年我用津贴费买的几本书之一。

我是穿着军装走出故乡的,平生第一次拿到的工资就是每月6元的津贴费。20世纪70年代初,我入伍第一年在上海,每月津贴费6元,之后每年每月增加1元,满三年后为超期服役,津贴费跳跃式增加一点。规范地说,津贴费不能算是工资,因为,部队对士兵实行供给制,65式军装按冬夏装每年两次发放,每天有固定标准的伙食。津贴费是作为日常生活中如牙膏牙刷、邮寄信件等的补贴。

当班长第一次把津贴费分发给我时,我心底里禁不住有点激动。这一年我18周岁。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,从小学到高中,我都是伸手向父母要钱。每到开学,就要向父母讨学费。农村人赚钱不易,我们兄妹开学季的学费,每年对父母都是一个难过的关系。那情那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手握那几块钱的津贴费,我感觉分量很重。它标志着我转变了身份,由老百姓变成一名军人。它促使我树立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,珍惜机遇,热爱岗位,踏实工作。它又像一个有力的音符,不断地敲打,提醒我在部队这座大校园,这个大熔炉,这首交响乐中要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。

几块钱的津贴费,在今天可能不足挂齿,但在一斤猪肉七毛多钱的那个年代,还是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的。更重要的是,这是我立足社会,历练生活,品味人生的一个标志。我首先想到的是要为父母分忧。青黄不接或临近开学,我都会把平时积攒的津贴费给父母寄去。

当我每月的津贴费提高到15元的时候,已是入伍的第5个年头。不久,我被提干,行政二十三级,每月工资54.50元。但早年微薄的津贴费造就了我不慕奢华、安于淡泊的心态,时日一长,倒也成为我修炼清心寡欲的底气。踏足工作岗位后,见识了领导与同事的能力才识,相形见绌之下,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,我的内心有着强烈的想要读书的冲动。那时,只要见到心仪的书,我都会不管价钱狠狠心出手买下。一次在虹桥机场军人服务社见到这本《我的大学》,我一下被它吸引了。后来,爱人有时调侃我,“你当过国企总经理,可你没享受过年薪制”,我总报以淡淡一笑。伴随着津贴费的日子,我的人生价值观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。人,不能以钱论长短。

津贴费留下了我走过的足迹和青春的记忆,承载着我的芳华。

一天晚上,我在给大儿子刷牙,他最近牙龈有点发炎,我便每晚要给他仔仔细刷一遍牙。

老大跟我讲,他想过了,如果能拥有魔法,他希望是“可以长生不老”。

老大说:“我希望你也能长生不老。”

我立马回:“那倒不必了,我只要能多陪你,等到我老了死了,你还能好好活着就可以了。”

老大不假思索地继续说:“不要,我要你陪我,我要我家里人都可以不死。”

我当时一边给他刷牙,一边心里美滋滋的,宛若少女时期得到了那个心仪的男生的承诺一样——要知道,我家弟弟从小爱臭人,可这个大哥却从不是个“暖男”。如今总算也会对当妈的说这样的“土味情话”。

为了表达对两人“小情人”的爱,我每天都会去亲他们的小脸蛋,可惜老大年龄渐长,不太适合继续亲了,还好弟弟肥嘟嘟的小脸还可以亲上好几年。

弟弟也似乎很喜欢妈妈能亲他。正如大家所说,老二真的更会“讨好”他人。

弟弟爱吃小饼干,每次我给他小饼干,他就会用小肥手拿一块给我吃;等我吃完,还一定要再拿一块给哥哥吃。

弟弟开口晚,到了一岁半还不太会说话,与当初同月龄的哥哥比,差了一大截。那时儿科医生说,因为老二当猪养,我们关注不够,对话太少,所以孩子才开口晚了。

我对弟弟的爱不够吗?当然不是。但关注够吗?可能真的不够。别人说有了老二后,爹妈难免会偏心,我却始终以最大的内心力量来平衡自己对兄弟俩的感情。但哪怕感情的天平我不偏,精力与时间的天平我却实在平不了。这份不得已,大概是所有二胎家庭必须面对的吧。

当初作为高龄产妇怀着弟弟时,哥哥已经8岁了。很多朋友问:“你怎么那么晚生二胎?”

我从少女时代开始,就渴望将来生

两个孩子。两个娃年龄相差有点儿大,也是因为老大太折腾,实在是没有自信同时“托住”两个娃。

其实现在也时常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……尤其是,当大哥要考试时,我要给他默写复习,弟弟却在边上又叫又吵让我抱着他玩,抱着他讲故事;或者

是,当弟弟要玩一个大哥的积木时,大

哥死活不肯,两个相差了8岁,依然能互相吼互相叫,就差扭在一起打起来了;还有,当大人无意间说弟弟好可爱好萌时,哥哥开始吃醋,“弟弟可爱,我就可恶”,说着说着就开始哭……

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,哪怕我曾经小时候非常渴望自己有兄弟姐妹,但事实上并没有,这种“渴望”只是存在于想象中,得不到的东西都是好的,分明知道就算有也会多出各种纷扰来——比如和我争夺父母的时间、资源,还有爱。

我的老学生

吴欢章

出身于复旦的吴正裕,曾是我的学生,后来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担任第一编辑部主任,从事毛泽东研究

究,并且参与了《毛泽东诗词集》的编选出版工作。1994年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立,他担任副会长,我也担任常务理事,这样一来,每逢开年会和理事会,我们能相聚在一起,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。

正裕浓眉大眼,一副敦厚的样子,操着一口乡土味颇浓的宜兴普通话。我虽是他的老师,但我俩同岁,因此我就把他当朋友,但他仍然执拗对我持师之礼,我叫他喊我“老吴”,他依旧称我“吴老师”。不但称呼如此,在行动上,他也处处尊重我,处处照顾我。

乘开会之机,近年来正裕陪我游览了许多文化胜地。他陪我到韶山拜谒毛泽东故居,也陪我上井冈山眺望黄洋界风云和茨坪灯火;他陪我走进贺兰山浏览万古岩画,也陪我到山西石楼瞻仰留村货栈这一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的诞生地。山山水水,留下我们亲密的足迹,也见证了我们不变的友情。

毛诗会活动以北京居多,每次会前会后,正裕总会陪我逛逛我喜欢的地方。我俩去琉璃厂翻书和观画,我俩去游大栅栏,吃老北京炸酱面,并到老舍茶馆品茗,最难忘的是一次逛什刹海附近的胡同群。那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春日下午,正是小巷斜阳的温馨时分。我和正裕慢慢踱进一连串的胡同,看着那灰瓦青墙的院舍和形态各异的门楼,我们仿佛走进老北京的深处。我随口问起正裕来北京多少年了,他叹了口气说,从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也有几十年了。不过风云多变,调来调去,直到近几年才算安定下来。他停了一会儿又说,本想沉下心来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文化工作,却耽误了许多岁月,“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”。我心有同感,感慨一番后说:“如今总算好了,得加倍工作,把时间补回来。”正裕说,忽从远处传来一声悠长的吆喝:“切糕了,卖黄米面切糕了!”原来是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小贩在叫卖。胡同静悄悄,只有这吆喝声在空中回荡。这在我儿时常常听到的叫卖声,一时间把我带回遥远的年代。

叫卖声渐渐远去,胡同又回归了宁静。我们边看边走,正裕指着那些房舍说,这里住户都是老北京,有的已是几代人了,一百多年来,他们经历了无数的风吹雨打,承受了数不尽的苦难,每扇门里都有一本悲欢离合史。正裕说到这里,心情有点激动,他望着我的眼睛强调地说:“这里每个小院里都跳动着一颗平民心啊!老百姓只求生活安定,社会和谐,国家富强,能够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地过日子。”我连连点头称是。正在这时,忽然旁边一扇门打开了,传来一阵清脆的鸟鸣。我俩过去一看,悬在空中笼子里的黄雀在欢乐地鸣叫,一个老爷子拿着水壶在给墙角的几丛鲜花浇水,小院内绿树满荫,紫藤架上灿若云霞,老爷子笑着邀我们进内坐坐,我俩连忙道谢,顺口讲了一句:“老爷子好福气呀!”他连忙笑着说:“托福,托福!”我们向他告别后继续走过去,忽从身旁飞过几辆三轮车,原来都是来逛北京胡同的老外,他们看到我俩,都高喊:“很好,太棒了!”正裕听着他们的笑声,说了句:“他们为着寻梦而来”,“寻旧梦,也寻新梦!”我补充了一句。说着,说着,我俩已走到胡同口。正裕拍拍我的肩:“吴老师,现在我们去九门提督。”我愣了愣,他连忙解释说:“这不是衙门,是什刹海一个北京风味小吃广场。”“走,我最爱喝杏仁茶和吃驴打滚啦!”我俩都笑了起来。

行走天地之中,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,注定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经验,注定了读与行不可能是平行线,而是互补、互证的关系。能否理解、践行这一求知法则,决定了高与下、成与败、得与失、发展得快与慢,决定了人能否置于万物中心地位。“缺”与“瘦”之得,无非是生活中不时邂逅的两个小例证。

至此,我相信,汪沆之前人文荟萃的扬州,面对这一湖碧波秀水,肯定从心底搜寻过许多词来替代“保障湖”的,最终在“瘦”字上达成共识,就是出于这个道理。借西湖之光,用一个“瘦”字,既展示了个性,更道尽了山

但我的儿子们却实实在在地在争夺我和老公的时间、资源以及爱。我后来发现,两兄弟,最难的是如何相处,最坏的是互相比较。他们相处要他们自己磨合,我们父母却不应该拿他们互相比较。

他们也有很“要好”的时候,那一刻,会真心觉得二胎家庭的幸福甜蜜是难以比拟的。两个娃腻歪在一起,能发出这世上最动听的杠铃般的笑声,我在一边需要做的就是保护住弟弟不要让他因为大哥的失手而受伤,然后,就是尽情享受这份和睦而美好的亲子之情。

每一个小孩,都是我们最珍贵的一束烟火。虽然为人父母需要付出很多,但有耕耘必然有收获——就像我的两个孩子合力照亮了我们的生命,让我们从此不再惧怕黑夜无光。

家长要成长,孩子才能成长,明日请看《在家庭中共同成长》。

十日谈

新时代 新父母

责编:郭影



夜光杯